



出生于上海松江，后随父母移居苏州。19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文艺理论教学工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后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城乡简史》《费家有女》《城市表情》等。《我的名字叫王村》为其长篇新作。

范小青

世界越残酷，小说越荒诞

上海书展期间，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携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来沪签售。她的高产有目共睹，名声却似乎难成比例。“范小青是否被低估？”遂成为文坛经久不衰的议题之一。但她在写作上的突破性和丰富性，一直得到公认。

■文 | 唐骋华 ■图 | 资料

普天之下莫非“王村”

庄周梦蝶是富于诗意的，但如果将蝴蝶改成老鼠呢？“深井冰”，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就是以这种毫无诗意的方式开头的——“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

为什么是老鼠？范小青的解释为：“老鼠一旦离开土地，肯定活不下去。”这部小说，讲述的就是人失去土地后的境遇。以老鼠作比，最贴切。

又为什么叫王村？“王是大姓，而且是很随便的姓，老张、老王到处都在叫。”那意思，王村是个符号，可以代表中国农村，也可以代表中国城市，“上海就能用王村替代”；甚至可以替代世界上任何一座城镇，因为人离开土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古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呢，普天之下莫非‘王村’。”

王村都发生了些什么呢？简单说，范小青讲了一个先遗弃后寻找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全的弟弟患精神分裂症，以为自己是只老鼠，因难以治愈，遭家人遗弃。具体施行者就是王全。然而从此王全仿佛丢了魂，表现逐渐变得怪异。后来，他决定找回弟弟，找回“魂”。可直至小说结束，“魂”都不曾归来。

“想回归却回不去。”范小青说这是她想表达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小说里的弟弟象征着土地，千百年来养育着人们。随着现代化推进，人类与土地日益疏远，看待土地的目光也越来越怪异。最终，土地像王全的弟弟那般被抛弃。当人们想追回时，覆水已难收。

出道至今，范小青写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有意思的是，年轻时的《裤裆巷风流记》给她贴上了“苏州作家”的标签，中年转而创作“官场小说”惊艳文坛，如今，她又带来充满荒诞感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什么时期写什么题材，风格又有哪些变化，这是合力的结果。”她如是说。那么，这合力究竟是什么？

“世合田园生活艺术季”倾情发布 钢琴大师朗朗惊艳亮相



2014年8月6日，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在800秀创意园召开了2014“世合理想大地”田园生活艺术季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主办方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田园生活艺术季将在十月开幕。第一国际钢琴巨星、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先生以世合理想大地项目代言人的身份出席了发布会，并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田园情怀以及对世合理想大地的无限憧憬，引发整场发布会的高潮。

“音乐，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理想的生活莫过于能回归自然，拥有一方乡野风光的净地，既是世外桃源，又富现代气息。”这是世合理想大地项目代言人郎朗对“理想大地”的理解。郎朗表示，希望人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大地与理想生活。

“郎朗不仅是出色的音乐家，也是人文情怀的传播者。”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希望通过郎朗的音乐魅力与号召力，鼓励更多的都市人能回归田园生活。当交通拥挤、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这些“城市病”愈演愈烈时，我们需要一个世外桃源，让我们回归自然，净化心灵。世合理想大地正是怀着这样的宗旨，打造一个能集生态、宜居、现代为一体的理想小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用人文底蕴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向承载了历史文明与秀美山河的

大地致敬。

在采访中，郎朗表达了自己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每一个城市人都渴望能拥有一片世外桃源，能够在疲惫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去体验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当初在接到世合理想大地的邀约时，我本人很惊喜，因为他们让“城市”和“田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和谐与统一。”的确，世合理想大地开启了一场地产界的全新革命，既传承了5000年耕读文明的积淀，又同步于国际化的现代生活，成为田园与社会居住取得完美平衡的新典范。

主办方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巴大文女士在发布会上表示，“举办田园生活艺术季的初衷，在于能让让更多的人看到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的坚持与传承，通过这个有意义的平台，号召更多的都市人来体验回归田园生活的乐趣，从中领悟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所无法拥有的美妙感受。”

在发布会上的启动仪式中，郎朗与世合领导们上台，共同播下希望的种子。如果说5月的媒体越南行，是见证过去的实力，那么即将在十月举办的首届田园生活艺术季，则是向外界表达世合人的炽热与真诚。届时，两岸三地以及国内外一系列著名艺术表演团体将纷纷登场，让人们感受到世合梦想家们所传承的居住价值，体悟回归田园生活的乐趣，观摩人居生活典范。



荒诞照进现实

Q=生活周刊

A=范小青



Q:《我的名字叫王村》中有不少尖锐的细节，素材都来自哪里？

A:有一些是身边发生的事、朋友说的事，但最多的还是新闻。现在的新闻冲击得很，几乎每天都能把我触动、震撼。新闻比小说更好看。

Q:阎连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他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无奈：面对比小说还精彩的现实，作家该怎么办？

A:所以作家一定要跳出新闻。我们每天收到的信息、故事太多了，但写作者不能被它们淹没掉。你必须认识到，虽然现实很丰富，但这种丰富跟小说的丰富不同。小说是有哲学层面的，它要求作家站到形而上的高度去解读新闻故事，体会它背后的哲学意义，捕捉人类普遍会碰到的问题。这样，作家就能从新闻故事中得出自己的想法，超越新闻本身。这才是作家的作用。我的作品当中没有新闻故事。

Q:你平时都关注哪类新闻？

A:大家关注的事我都关注。

Q:那你如何能在写作时保持“跳出新闻”的状态？我觉得这并不容易，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就将愤怒表达得非常直接。

A:我的办法是“转换”。看到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每个作家都会有愤怒，但直接强攻不是我的强项。正面我攻不下来，我只能用荒诞的手法，用看似黑色幽默的故事，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的名字叫王村》看着很滑稽的，我写的时候自己都在笑，但那种笑是辛酸的笑。语言也是碎碎念，比较绕，我有意通过这种绕，强调现实里的荒诞性。

Q:荒诞？这和你的风格不一样，你从前的标签是“苏州”，给人感觉是吴侬软语、小桥流水。

A:近几年我的作品变化确实比较大，有理性的，更多是直觉告诉我，这个素材就应该这么写。回头再总结，什么原因？一个是大环境，社会变得太快，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小说还能不荒诞吗？另一个是小环境。这七八年我担任了行政职务，工作中遇到的很多人都很奇怪、很可笑，你会感到非常荒诞。当面我不能对他怎么样，但会转化进小说里。

Q:有没有受其他作家影响？

A:其实过去读西方现代派就感受到了荒诞感，卡夫卡的《变形记》多荒诞啊。不过年轻的时候只觉得好，不太懂。后来当专业作家，生活很平稳，也没什么荒诞感。主要是做行政工作以后，我很烦，体会到了这种荒诞。我的变化跟这是有关系的，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Q:你下一部长篇有方向了吗？

A:还在酝酿，写长篇很辛苦，酝酿不好就浪费了。我可能会写城市题材。当然无论写什么，都会关注现实里的荒诞性。